清史稿/卷4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四百四

清史稿
卷四百五
作者：朱孔彰

卷四百六

列傳一百九十二

曾國藩

曾國藩，初名子城，字滌生，湖南湘鄉人。家世農。祖玉屏，始慕鄉學。父麟書，為縣學生，以孝聞。

國藩，道光十八年進士。二十三年，以檢討典試四川，再轉侍讀，累遷內閣學士、禮部侍郎，署兵部。時太常寺卿唐鑑講學京師，國藩與倭仁、吳廷棟、何桂珍嚴事之，治義理之學。兼友梅曾亮及邵懿辰、劉傳瑩諸人，為詞章考據，尤留心天下人材。

咸豐初，廣西兵事起，詔群臣言得失。奏陳今日急務，首在用人，人才有轉移之道，有培養之方，有考察之法。上稱其剴切明辨。尋疏薦李棠階、吳廷棟、王慶雲、嚴正基、江忠源五人。寇氛益熾，复上言：「國用不足，兵伍不精，二者為天下大患。於歲入常額外，誠不可別求搜刮之術，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害。至歲出之數，兵餉為鉅，綠營兵額六十四萬，常虛六七萬以資給軍用。自乾隆中增兵議起，歲糜帑二百餘萬。其時大學士阿桂即憂其難繼，嘉、道間兩次議裁，不及十之四，仍宜汰五萬，復舊額。自古開國

之初，兵少而國強，其後兵愈多則力愈弱，餉愈多則國愈貧。應請皇上註意將才，但使七十一鎮中有十餘鎮足為心腹，則緩急可恃矣。」又深痛內外臣工諂諛欺飾，無陳善責難之風。因上敬陳聖德預防流弊一疏，切指帝躬，有人所難言者，上優詔答之。歷署刑部、吏部侍郎。二年，典試江西，中途丁母憂歸。

三年，粵寇破江寧，據為偽都，分黨北犯河南、直隸，天下騷動，而國藩已前奉旨辦團練於長沙。初，國藩欲疏請終制，郭嵩燾曰：「公素具澄清之抱，今不乘時自效，如君父何？且墨絰從戎，古制也。」遂不復辭。取明戚繼光遺法，募農民樸實壯健者，朝夕訓練之。將領率用諸生，統眾數不逾五百，號「湘勇」。騰書遐邇，雖卑賤與鈞禮。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，莫不往見，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。四境土匪發，聞警即以湘勇往。立三等法，不以煩府縣獄。旬月中，莠民猾胥，便宜捕斬二百餘人。謗讟四起，自巡撫司道下皆心誹之，至以盛暑練操為虐士。然見所奏輒得褒答受主知，未有以難也。一日標兵與湘勇鬨，至闌入國藩行台。國藩親訴諸巡撫，巡撫漫謝之，不為理，即日移營城外避標兵。或曰：「曷以聞？」國藩歎曰：「大難未已，吾人敢以私憤瀆君父乎？」

嘗與嵩燾、忠源論東南形勢多阻水，欲勦賊非治水師不可，乃奏請造戰艦於衡州。匠卒無曉船制者，短橈長槳，出自精思，以人力勝風水，遂成大小二百四十艦。募水陸萬人，水軍以褚汝航、楊載福、彭玉麟領之，陸軍以塔齊布、羅澤南領之。賊自江西上竄，再陷九江、安慶。忠源戰歿廬州，吳文鎔督師黃州亦敗死。漢陽失，武昌戒嚴，賊复乘勢擾湖南。國藩銳欲討賊，率水陸軍東下。舟師初出湖，大風，損數十艘。陸師至岳州，前隊潰退，引還長沙。賊陷湘潭，邀擊靖港，又敗，國藩憤投水，幕下士章壽麟掖起之，得不死。而同時塔齊布大破賊湘潭，國藩營長沙高峰寺，重整軍實，人人揶揄之。或請增兵，國藩曰：「吾水陸萬人非不多，而遇賊即潰。岳州之敗，水師拒戰者惟載福一營；湘潭之戰，陸師塔齊布、水師載福各兩營：以此知兵貴精不貴多。故諸葛敗祁山，且謀減兵損食，勤求己過，非虛言也。且古人用兵，先明功罪賞罰。今世亂，賢人君子皆潛伏，吾以義聲倡導，同履危亡。諸公之初從我，非以利動也，故於法亦有難施，其致敗由此。」諸將聞之皆服。

陸師既克湘潭，巡撫、提督上功，而國藩請罪。上詰責提督鮑起豹，免其官，以塔齊布代之。受印日，士民聚觀，嘆詫國藩為知人，而天子能明見萬里也。賊自岳州陷常德，旋北走，武昌再失。國藩引兵趨岳州，斬賊梟將曾天養，連戰，下城陵磯。會師金口，謀取武昌。澤南沿江東岸攻花園寇屯，塔齊布伏兵洪山，載福舟師深入寇屯，士皆露立，不避鉛丸。武昌、漢陽賊望見官軍盛，宵遁，遂復二郡。國藩以前靖港敗，自請奪官，

至是奏上，詔署湖北巡撫，尋加兵部侍郎銜，解署任，命督師東下。

當是時，水師奮厲無前，大破賊田家鎮，斃賊數万，至於九江，前鋒薄湖口。攻梅家洲賊壘不下，駛入鄱湖。賊築壘湖口斷其後，舟不得出，於是外江、內湖阻絕。外江戰船無小艇，賊乘舴艋夜襲營，擲火燒坐船，　　國藩跳而免，水師遂大亂。上疏請罪，詔旨寬免，謂於大局無傷也。五年，賊再陷武漢，擾荊襄。國藩遣胡林翼等軍還援湖北，塔齊布留攻九江，而躬至南昌撫定水師之困內湖者。澤南從征江西，复弋陽，拔廣信，破義寧，而塔齊布卒於軍。國藩在江西與巡撫陳啟邁不相能，澤南奔命往來，上書國藩，言東南大勢在武昌，請率所部援鄂，國藩從之。幕客劉蓉諫曰：「公所恃者塔、羅。今塔將軍亡，羅又遠行，脫有急，誰堪使者？」國藩曰：「吾計之熟矣，東南大局宜如是，俱困於此無為也。」嵩燾祖餞澤南曰：「曾公兵單，奈何？」澤南曰：「天苟不亡本朝，公必不死。」九月，補授兵部侍郎。

六年，賊酋石達開由湖北竄江西，連陷八府一州，九江賊踞自如，湖南北聲息不相聞。國藩困南昌，遣將分屯要地，羽檄交馳，不廢吟誦。作水陸師得勝歌，教軍士戰守技藝、結營布陳之法，歌者咸感奮，以殺賊敢死為榮。顧眾寡，終不能大挫賊。議者爭請調澤南軍，上以武漢功垂成，不可棄。澤南督戰益急，卒死於軍。玉麟聞江西警，芒鞋走千里，穿賊中至南昌助守。林翼已為湖北巡撫，國藩弟國華、國葆用父命乞師林翼，將五千人攻瑞州。湖南巡撫駱秉章亦資國荃兵援吉安，兄弟皆會行間。而國藩前所遣援湖北諸軍，久之再克武漢，直下九江，李續賓八千人軍城東。續賓者，與弟續宜皆澤南高第弟子也。載福戰船四百泊江兩岸，江寧將軍都興阿馬隊、鮑超步隊駐小池口，凡數万人。國藩本以憂懼治軍，自南昌迎勞，見軍容甚盛，益申儆告誡之。而是時江南大營潰，督師向榮退守丹陽，卒。和春為欽差大臣，張國樑總統諸軍攻江寧。

七年二月，國藩聞父憂，迳歸。給三月假治喪，堅請終制，允開侍郎缺。林翼既定湖北，進圍九江，破湖口，水師絕數年復合。載福連拔望江、東流，揚風過安慶，克銅陵泥汊，與江南軍通。由是湘軍水師名天下。林翼以此軍創始國藩，楊、彭皆其舊部，請起國藩視師。會九江克復，石達開竄浙江，浸及福建，分股复犯江西，朝旨詔國藩出辦浙江軍務。

國藩至江西，屯建昌，又詔援閩。國藩以閩賊不足慮，而景德地衝要，遣將援贛北，攻景德。國荃追賊至浮梁，江西列城次第复。時石達開復竄湖南，圍寶慶。上慮四川且有變，林翼亦以湖北餉倚川鹽，而國藩又久治兵，無疆寄，乃與官文合疏請國藩援蜀。會

賊竄廣西，上游兵事解，而陳玉成再破廬州，續賓戰歿三河，林翼以群盜蔓廬、壽間，終為楚患，乃改議留國藩合謀皖。軍分三道，各萬人。國藩由宿松、石牌規安慶，多隆阿、鮑超出太湖取桐城，林翼自英山鄉舒、六。多隆阿等既大破賊小池，复太湖、潛山，遂軍桐城。國荃率諸軍圍安慶，與桐城軍相犄角。安慶未及下，而皖南賊陷廣德，襲破杭州。

李秀成大會群賊建平，分道援江寧，江南大營复潰，常州、蘇州相繼失，咸豐十年閏三月也。左宗棠聞而歎曰：「此勝敗之轉機也！江南諸軍，將蹇兵疲久矣。滌而清之，庶幾後來可藉手乎？」或問：「誰可當者？」林翼曰：「朝廷以江南事付曾公，天下不足平也。」於是天子慎選帥，就加國藩兵部尚書銜，署理兩江總督，旋即真，授欽差大臣。是時江、浙賊氛熾，或請撤安慶圍先所急。國藩曰：「安慶一軍為克金陵張本，不可動也。」遂南渡江，駐祁門。江、浙官紳告急書日數十至，援蘇、援滬、援皖、援鎮江詔書亦疊下。國藩至祁門未數日，賊陷寧國，陷徽州。東南方困兵革，而英吉利复失好，以兵至。僧格林沁敗績天津，文宗狩熱河，國藩聞警，請提兵北上，會和議成，乃止。

其冬，大為賊困，一出祁門東陷婺源；一出祁門西陷景德；一入羊棧嶺攻大營。軍報絕不通，將吏惵然有憂色，固請移營江乾就水師。國藩曰：「無故退軍，兵家所忌。」卒不從，使人間行檄鮑超、張運蘭亟引兵會。身在軍中，意氣自如，時與賓佐酌酒論文。自官京朝，即日記所言行，後履危困無稍間。國藩駐祁門，本資餉江西，及景德失，議者爭言取徽州通浙米。乃自將大軍次休寧，值天雨，八營皆潰，草遺囑寄家，誓死守休寧。適宗棠大破賊樂平，運道通，移駐東流。多隆阿連敗賊桐城，鮑超一軍游擊無定居，林翼復遣將助之。十一年八月，國荃遂克安慶。捷聞，而文宗崩，林翼亦卒。穆宗即位，太后垂簾聽政，加國藩太子少保銜，命節制江蘇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四省。國藩惶懼，疏辭，不允，朝有大政，諮而後行。

當是時，偽天王洪秀全僭號踞金陵，偽忠王李秀成等犯蘇、滬，偽侍王李世賢等陷浙杭，偽輔王楊輔清等屯寧國，偽康王汪海洋窺江西，偽英王陳玉成屯廬州，捻首苗霈霖出入潁、壽，與玉成合，圖竄山東、河南，眾皆號數十萬。國藩與國荃策進取，國荃曰：「急搗金陵，則寇必以全力護巢穴，而後蘇、杭可圖也。」國藩然之。乃以江寧事付國荃，以浙江事付宗棠，而以江蘇事付李鴻章。鴻章故出國藩門，以編修為幕僚，改道員，至是令從淮上募勇八千，選良將付之，號「淮軍」。同治元年，拜協辦大學士，督諸軍進討。於是國荃有搗金陵之師，鴻章有徵蘇、滬之師，載福、玉麟有肅清下游之師；大江以北，多隆阿有取廬州之師，續宜有援潁州之師；大江以南，鮑超有攻寧國之師，運蘭

有防剿徽州之師，宗棠有規復全浙之師：十道並出，皆受成於國藩。

賊之都金陵也，堅築壕壘，餉械足，猝不可拔。疾疫大作，將士死亡山積，幾不能軍。國藩自以德薄，請簡大臣馳赴軍，俾分己責，上優詔慰勉之，謂：「天災流行，豈卿一人之咎？意者朝廷政多缺失，我君臣當勉圖禳救，為民請命。且環顧中外，才力、氣量無逾卿者！時勢艱難，無稍懈也。」國藩讀詔感泣。時洪秀全被圍久，召李秀成蘇州，李世賢浙江，悉眾來援，號六十萬，圍雨花台軍。國荃拒戰六十四日，解去。三年五月，水師克九洑洲，江寧城合圍。十月，鴻章克蘇州。四年二月，宗棠克杭州。國藩以江寧久不下，請鴻章來會師，未發，國荃攻益急，克之。江寧平，天子褒功，加太子太傅，封一等毅勇侯，賞雙眼翎。開國以來，文臣封侯自是始。朝野稱賀，而國藩功成不居，粥粥如畏。穆宗每簡督撫，輒密詢其人，未敢指缺疏薦，以謂疆臣既專征伐，不當更分黜陟之柄，外重內輕之漸，不可不防。

初，官軍積習深，勝不讓，敗不救。國藩練湘軍，謂必萬眾一心，乃可辦賊，故以忠誠倡天下。其後又謂淮上風氣勁，宜別立一軍。湘勇利山徑，馳騁平原非所長，且用武十年，氣亦稍衰矣，故欲練淮士為湘勇之繼。至是東南大定，裁湘軍，進淮軍，而捻匪事起。

捻匪者，始於山東遊民相聚，其後剽掠光、固、潁、亳、淮、徐之間，捻紙燃脂，故謂之「捻」。有眾數十萬，馬數万，蹂躪數千里，分合不常。捻首四人，曰張總愚、任柱、牛洪、賴文光。自洪寇、苗練嘗糾捻與官軍戰，益悉攻鬥，勝保、袁甲三不能禦。僧格林沁征討數年，亦未能大創之。國藩聞僧軍輕騎追賊，一日夜三百餘裡，曰：「此於兵法，必蹶上將軍。」未幾而王果戰歿曹州，上聞大驚，詔國藩速赴山東剿捻，節制直隸、山東、河南三省，而鴻章代為總督，廷旨日促出師。國藩上言：「楚軍裁撤殆盡，今調劉松山一軍及劉銘傳淮勇尚不足。當更募徐州勇，以楚軍之規模，開齊、兗之風氣；又增募馬隊及黃河水師，皆非旦夕可就。直隸宜自籌防兵，分守河岸，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顧河北。僧格林沁嘗週曆五省，臣不能也。如以徐州為老營，則山東之兗、沂、曹、濟，河南之歸、陳，江甦之淮、徐、海，安徽之廬、鳳、潁、泗，此十三府州責之臣，而以其餘責各督撫。汛地有專屬，則軍務乃漸有歸宿。」又奏：「扼要駐軍臨淮關、周家口、濟寧、徐州，為四鎮。一處有急，三處往援。今賊已成流寇，若賊流而我與之俱流，必致疲於奔命。故臣堅持初議，以有定之兵，制無定之寇，重迎剿，不重尾追。」然督師年餘，捻馳突如故。將士皆謂不苦戰而苦奔逐，乃起張秋抵清江築長牆，憑運河御之，未成而捻竄襄、鄧間，因移而西，修沙河、賈魯河，開壕置守。分地甫定，而捻衝河南

汛地，复突而東。時議頗咎國藩計迂闊，然亦無他術可制捻也。

山東、河南民習見僧格林沁戰，皆怪國藩以督兵大臣安坐徐州，謗議盈路。國藩在軍久，益慎用兵。初立駐軍四鎮之議，次設扼守黃運河之策。既數為言路所劾，亦自以防河無效，朝廷方起用國荃，乃奏請鴻章以江督出駐徐州，與魯撫會辦東路；國荃以鄂撫出駐襄陽，與豫撫會辦西路：而自駐周家口策應之。或又劾其驕妄，於是國藩念權位不可久處，益有憂讒畏譏之心矣。匈病假數月，繼請開缺，以散員留軍效力；又請削封爵：皆不許。

五年冬，還任江南，而鴻章代督軍。時牛洪死，張總愚竄陝西，任柱、賴文光竄湖北，自是有東西捻之號。六年，就補大學士，留治所。東捻由河南竄登、萊、青，李鴻章、劉長佑建議合四省兵力堵運河。賊復引而西，越膠、萊、河南入海州。官軍陣斬任柱，賴文光走死揚州。以東捻平，加國藩雲騎尉世職。西捻入陝後，為松山所敗。乘堅冰渡河竄山西，入直隸，犯保定、天津。松山繞出賊前，破之於獻縣。諸帥勤王師大至，賊越運河竄東昌、武定。鴻章移師德州，河水盛漲，扼河以困之。國藩遣黃翼升領水師助剿，大破賊於茌平。張總愚赴水死，而西捻平。凡防河之策，皆國藩本謀也。是年授武英殿大學士，調直隸總督。

國藩為政務持大體，規全勢。其策西事，議先清隴寇而後出關；籌滇、黔，議以蜀、湘二省為根本。皆初立一議，後數年卒如其說。自西人入中國，交涉事日繁。金陵未下，俄、美、英、法皆請以兵助，國藩婉拒之。及廷議購機輪，置船械，則力贊其成，復建議選學童習藝歐洲。每定約章，輒詔問可許不可許，國藩以為爭彼我之虛儀者可許，其奪吾民生計者勿許也。既至直隸，以練兵、飭吏、治河三端為要務，次第興革，設清訟局、禮賢館，政教大行。

九年四月，天津民擊殺法領事豐大業，毀教堂，傷教民數十人。通商大臣崇厚議嚴懲之，民不服。國藩方病目，詔速赴津，乃務持平保和局，殺十七人，又遣戍府縣吏。國藩之初至也，津民謂必反崇厚所為，備兵以抗法。然當是時，海內初定，湘軍已散遣，天津咫尺京畿，民、教相鬨，此小事不足啟兵端，而津民爭怨之。平生故舊持高論者，日移書譙讓，省館至毀所署楹帖，而國藩深維中外兵勢強弱，和戰利害，惟自引咎，不一辯也。丁日昌因上奏曰：「自古局外議論，不諒局中艱苦，一唱百和，亦足以熒上聽，撓大計。卒之事勢決裂，國家受無窮之累，而局外不與其禍，反得力持清議之名，臣實痛之！」

國藩既負重謗，疾益劇，乃召鴻章治其獄，踰月事定，如初議。會兩江缺出，遂調補江南，而以鴻章督直隸。江南人聞其至，焚香以迎。以亂後經籍就熸，設官書局印行，校刊皆精審。禮聘名儒為書院山長，其幕府亦極一時之選，江南文化遂比隆盛時。

國藩為人威重，美鬚髯，目三角有棱。每對客，注視移時不語，見者竦然，退則記其優劣，無或爽者。天性好文，治之終身不厭，有家法而不囿於一師。其論學兼綜漢、宋，以謂先王治世之道，經緯萬端，一貫之以禮。惜秦蕙田五禮通考闕食貨，乃輯補鹽課、海運、錢法、河堤為六卷；又慨古禮殘闕無軍禮，軍禮要自有專篇，如戚敬元所紀者。論者謂國藩所訂營制、營規，其於軍禮庶幾近之。晚年頗以清靜化民，俸入悉以養士。老儒宿學，群歸依之。尤知人，善任使，所成就薦拔者，不可勝數。一見輒品目其材，悉當。時舉先世耕讀之訓，教誡其家。遇將卒僚吏若子弟然，故雖嚴憚之，而樂為之用。居江南久，功德最盛。

同治十三年，薨於位，年六十二。百姓巷哭，繪像祀之。事聞，震悼，輟朝三日。贈太傅，謚文正，祀京師昭忠、賢良祠，各省建立專祠。子紀澤襲爵，官至侍郎，自有傳；紀鴻賜舉人，精算，見《疇人傳》。

論曰：國藩事功本於學問，善以禮運。公誠之心，尤足格眾。其治軍行政，務求蹈實。凡規畫天下事，久無不驗，世皆稱之，至謂漢之諸葛亮、唐之裴度、明之王守仁，殆無以過，何其盛歟！國藩又嘗取古今聖哲三十三人，畫像贊記，以為師資，其平生志學大端，具見於此。至功成名立，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，疆臣閫帥，幾遍海內。以人事君，皆能不負所知。嗚呼！中興以來，一人而已。

1996年1月1日，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，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，其作者1919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10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